

双语文经典名篇赏析
Appreciation of the classic famous bilingual

灿烂的科幻之星

科幻名著

○ 编译 余平姣



北京燕山出版社

双语经典名篇赏析

Appreciation of the classic famous bilingual

灿烂的科幻之星

科幻名著

○ 编译 余平姣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灿烂的科幻之星：科幻名著：英汉对照 / 余平姣编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9
(双语经典名篇赏析)
ISBN 978-7-5402-2064-8

I. 灿… II. 余…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②科学
幻想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2137 号

灿烂的科幻之星——科幻名著

编 译：余平姣
责任编辑：杨燕君
出版发行：北京燕山出版社
印 刷：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电 话：010-89580386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710 × 1000 1/16
印 张：271.5
字 数：2250 千字
版 别：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套
书 号：ISBN 978-7-5402-2064-8
定 价：525.00 元 (全十五册)

前言

毋庸置疑，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一体化，学会和世界各国交流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作为世界通用语言之一的英语，就成为很多人学习外语的首选。目前许多人将学习英语的重点放在口语上，诚然，追求发音准确并没有错，但是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不等于学会了这门语言。现存的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经过长时间的演变、发展、融合而形成的，其中蕴含着该民族深厚的文化特征和历史传承，如果不去深入地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就绝不可能说好这个民族的语言。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在中国工作、学习的外国友人越来越多，他们之中有许多能够用中文流利地与人沟通，但是真正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语言艺术，能够将中文说得优雅、得体、恰到好处的“中国通”则是少之又少。我们学习英语也是一样，要学好英语，记忆单词、掌握发音固然重要，但在这个基础上，还是需要大量、广泛、充分的英语阅读。

任何一种现代语言的口语和书面语言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口语注重简捷、有效，能够迅速地进行信息交流；而书面语则讲究优雅、礼貌，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打动读者的心灵。

语言是心灵和文化教养的反映，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日常交流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满口俗语、俚语，到了正式场合就显得庸俗、粗鄙，往往会闹出笑话甚至是冒犯了他人而不自知。

歌德曾经说过：“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大量阅读优秀的英语文章、尤其是著名的文学作品，就像是与历代文学大师们谈话，才能够真正将这门语言运用得优雅、得体。

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编辑整理了这套丛书，在数百部世界著名经典文学作品中选择出了最优美的篇章，并辅以名家译文，以求使读者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原著的意境及风格。此外，为了使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这些文学大师以及他们的经典作品，书中还加入了作者生平简介和该作品的创作背景、成就分析，对作品进行全方位地分析，相信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以品出名著的另一番滋味。

Contents

目 录

从地球到月球

1 / 背景快读

2 / 故事梗概

3 / 名著赏析

The Gun Club

4 / 大炮俱乐部

One Enemy—v. Twenty—Five Millions Of Friends

15 / 二千五百万朋友和一个敌人

Attack And Riposte

24 / 攻和守

气球上的五星期

41 / 背景快读

41 / 故事梗概

42 / 名著赏析

Dr. Ferguson

44 / 弗格森博士

An Article on News Paper

56 / 报上的一篇文章

Returning to London

62 / 回到伦敦

沙皇的邮件

背景快读 / 67

故事梗概 / 68

名著赏析 / 69

A Fete At The New Palace

新宫的晚会 / 70

A Final Effort

最后一拼 / 90

时间机器

背景快读 / 110

故事梗概 / 111

名著赏析 / 112

The Time Traveller

时间游客 / 114

Another Adventure

再次冒险 / 132

莫罗博士的岛

背景快读 / 143

故事梗概 / 144

名著赏析 / 144

The Man Who Was Going Nowhere

去往无名岛的人 / 145

At The Schooner's Rall.

船上夜谈 / 152

The Man Alone.

孤独人 / 159

隐身人

165 / 背景快读

165 / 故事梗概

167 / 名著赏析

The Strange Man's Arrival

168 / 神秘陌生人的到来

In the Emporium

178 / 在百货商场

最早登上月球的人

190 / 背景快读

191 / 故事梗概

192 / 名著赏析

Encountering Mr. Cavor

192 / 遇到卡沃尔先生

Inside The Sphere

217 / 在球体内

大战火星人

225 / 背景快读

226 / 故事梗概

227 / 名著赏析

The Eve Of The War

228 / 战争的前夕

How I Reached Home

240 / 我是怎样回家的

弗兰肯斯坦

背景快读 / 248

故事梗概 / 249

名著赏析 / 250

A Day Determining My Future

决定我未来命运的一天 / 251

Monster's Statement

怪物的自述 / 267



从地球到月球

◆ 背景快读

1865年，法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儒勒·凡尔纳在小说《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和《地心游记》出版前后，就全力投入到《从地球到月球》的准备和创作工作中。这部作品以及之后的续集《环绕月球》是凡尔纳幻想作品中最富幻想力的作品，也可以说是一部前无古人的作品。

多年来，许多作者构想并写过太空旅行的故事。而凡尔纳这部关于月球的作品在法国《论战报》以连载的形式刊出之后就受到广泛地欢迎。

小说中的法国人是凡尔纳的好友原型——征服宇宙空间的志同道合者纳德。纳德素以探索科学新领域而称著于世，1863年他几次进行气球飞行失败后遂对气球航行失去了信心，又开始研究重于空气的空中交通工具。凡尔纳只是把纳德（Nadar）的名字稍加改动，叫亚当（Ardan）的名字，与读者见面。

其实，凡尔纳的新小说并没有多么与众不同，也没有耸人听闻的奇遇，甚至连书名都俗不可耐，故事更是已被炒了无数遍。而它的魅力真正在于这些作品与其说是诗人幻想的产物，不如说是数学家精确计算的结果；更确切地说，这是诗人的幻想和数学家的精确计算相结合的结晶。

凡尔纳曾经说：“在我的传奇故事中，我必定要把我的所谓发明建立在现实基础上，而且在应用它们时，必定让它们的结构安排和使用的材料不完全脱离同时代的工程技术和知识领域。”由此可见，他的小说虽然是幻想出来的虚构的作品，但其对科学细节的描写却让人相信。而他笔下亦真亦幻的发明创造所带来的奇迹也正是读者喜爱的地方。

凡尔纳的科幻作品中的科幻构思总是令人称奇。在他的科幻构思中不仅

包含科技奇迹，而且包含了经济奇迹和社会奇迹。同时，凡尔纳所塑造的这些具有远大理想、坚强性格、优秀品质和高尚情操的人物形象，也赢得了亿万读者的喜爱和尊敬，凡尔纳也正是通过他们，实现了在家中经历一系列的情节奇幻的探险；正如他笔下的人物一样，凡尔纳用智慧和勇敢创立了科学幻想和幻想科学的小说世界，激发着人类探险的热情。

◇ 故事梗概

在《从地球到月球》，凡尔纳为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沉着、冷静的大炮发明家巴比康，也就是巴尔的摩城大炮俱乐部主席，想出了一个震惊全球、无愧于19世纪的伟大试验。他提议向月球“宣战”，通过向月球发射一颗炮弹来建立地球与月球之间的联系，从而达到美国人征服月球并把月球纳入合众国疆域的目的。闻此消息的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大炮俱乐部的成员也立即为这项伟大的事业着手准备。

一位法国冒险家米歇尔·阿当听闻后，建议把炮弹造成空心的圆锥形，并自愿乘坐这颗炮弹——“炮弹车厢”到月球去探险。这个大胆的富有创意的想法再次给美国掀起了轰动的热潮。他邀请巴比康、尼却尔一同乘这颗炮弹到月球去探险。

在美国落基山上傲然竖立起来了巨大无比的天文望远镜，而此时世界各地的每一架望远镜都瞄准了天空。终于，在解决、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问题和科学难关之后，12月1日，在这个天文学上十八年一遇的好日子里，伴随着哥伦比亚大炮一声怒吼，一枚载着巴比康、米歇尔和尼却尔重达两万磅的“炮弹车厢”，以一万两千码的初速飞向月球。

经历了四天的行程，巴比康、米歇尔·阿当和尼却尔船长克服了种种困难，全世界的人，尤其是留在地面上的马斯顿焦急万分，他以落基山为家，终日在天文望远镜旁，日夜望着月面，但是他们三人却没能如期到达目的地。原来由于受到一颗流星的影响，炮弹的飞行轨道发生了些许偏差，最终没能成功登月，而是像其他小星体一样，成为月球的卫星，进入环绕月球的轨道，并在离月球2800英里的地方一直绕行下去，三位探险家的命运无人能知，故

事在这里留下悬念，待续集《环绕月球》揭晓……

◆ 名著赏析

《从地球到月球》这部小说生动幽默，妙语横生，情节奇幻惊险，书中充满了科学设想，是凡尔纳的一部上乘之作。

对这次幻想中的月球旅行，凡尔纳坚持了严谨的科学态度，不管是在宇宙科学方面，还是在物理学、化学和数学计算结果方面，他都十分认真谨慎，除了经他表兄哈塞教授精确核算外，他的整个构思计划还请贝特朗——哈塞的合作者、法兰西科学院终身书记亲自过目。此外，凡尔纳在这部小说中的设想在以后又几乎一一得以验证和实现：发射场选在佛罗里达州的乱石岗，与今天美国宇航中心发射航天飞机的肯尼迪角几乎在同一纬度。他对巨蟹座星云的计算，与今天的天体研究目标几乎完全一致，并预见宇宙航行诸多方面。

虽然凡尔纳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地理学家、社会学家，虽然凡尔纳没有像他笔下的主人公那样乘坐炮弹遨游太空，但如果认为这部作品所吸引读者的只是凡尔纳的奇特、大胆想象力的话，那就错了。因为《从地球到月球》及续集《环游月球》中所涉及的天文、地理、人文等知识并非只是作者用大脑想出来的简单虚幻的东西，书中所有的数字及描述都是作者丰富想象和理性知识的结合，均是真实科学的，有着坚实的科学基础和依据。关在家里埋头创作的凡尔纳，其实是掌握了大量的天文学及地理学等方面的材料的。他幻想的探险也都绝不是信手拈来、胡编乱造的，而是经过他缜密思考和仔细推敲的结果。

当然，这部作品，或者凡尔纳其他在宇宙航行方面的科学幻想小说，由于19世纪科学技术发展水平限制，从而在科学方面有很多问题，甚至在今天看来是明显的错误，也显得幼稚，但在今天仍不妨碍它成为一流的科学预言小说。

◆ 节 选

大炮俱乐部

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一个很有势力的新俱乐部在马里兰州中部的巴尔的摩城成立了。我们知道，在当时这些以造船、经商和机械制造为业的人们中间，军事才能是怎样蓬勃地发展起来的。其中，不少普通的商人，在根本没有受到西点军校训练的情况下，跨出柜台，摇身一变，就当上了尉官、校官，甚至将军。没过多久，这些所谓的军官便在“作战技术”上和那些旧大陆的同行们不相上下了，同样也仗着大量的金钱、炮弹和生命，打了几次胜仗。

美国人在弹道学方面特别突出地胜过欧洲人，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的枪炮有如何的精良，只是它们的体积异常巨大，因而射程也比较远，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英国人、法国人、普鲁士人在擦地射击、俯射、直射、侧射、纵射或者反射方面，已经没有什么可学的了，但是他们的

The Gun Club

During the War of the Rebellion, a new and influential club was established in the city of Baltimore in the State of Maryland. It is well known with what energy the taste for military matters became developed among that nation of ship-owners, shopkeepers, and mechanics. Simple tradesmen jumped their counters to become extemporized captains, colonels, and generals, without having ever passed the school of instruction at West Point; nevertheless; they quickly rivaled their compeers of the old continent, and, like them, carried off victories by dint of lavish expenditure in ammunition, money, and men.

But the point in which the Americans singularly distanced the Europeans was in the science of gunnery. Not, indeed, that their weapons retained a higher degree of perfection than theirs, but that they exhibited unheard-of dimensions, and consequently attained hitherto unheard-of ranges. In point of grazing, plunging, oblique, or enfilading, or point-blank firing, the English,

French, and Prussians have nothing to learn; but their cannon, howitzers, and mortars are mere pocket-pistols compared with the formidable engines of the American artillery.

This fact need surprise no one. The Yankees, the first mechanics in the world, are engineers—just as the Italians are musicians and the Germans metaphysicians—by right of birth. Nothing is more natural, therefore, than to perceive them applying their **audacious** ingenuity to the science of gunnery. Witness the marvels of Parrott, Dahlgren, and Rodman. The Armstrong, Palliser, and Beaulieu guns were compelled to bow before their transatlantic rivals.

Now when an American has an idea, he directly seeks a second American to share it. If there be three, they elect a president and two secretaries. Given four, they name a keeper of records, and the office is ready for work; five, they convene a general meeting, and the club is fully constituted. So things were managed in Baltimore. The inventor of a new cannon associated himself with the caster and the borer. Thus was

大炮、榴弹炮、臼。炮同美国那些可怕的武器相比，就已经是袖珍手枪了。

其实这一切根本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美国人作为世界上第一批机械学家，就跟意大利人天生是音乐家，德国人天生是哲学家一样，都是天生的工程师。所以看到他们在弹道学上方面大胆施展其发明才能，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那些巨型的炮弹不像缝衣机那样实用，但是它们却同样的惊人，而且受到更多的称赞。在这些不可思议的武器中，我们已知的有派罗特、道格林、罗德曼等人的杰作。欧洲人的“阿姆斯强”“巴利赛”和鲍烈的“特洛依”就只好在它们海外的对手面前低头了。

如果一个美国人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就会去找另外一个美国人合作，凑足了三个就选一个主席，两个秘书。若是四个就指定一个人做档案管理员，这样以后，他们的办事处就开始工作了。有了五个的就召开大会，成立俱乐部。巴尔的摩的情形就是如此：第一个发明新式炮弹的人同第一个铸炮人和第一个膛炮筒

的人进行合作，这是大炮俱乐部的核心。俱乐部刚成立一个月就吸收了1833个正式会员和30575个通讯会员。

曾经发明或者至少改良过一种大炮是参加这个组织的人必须具备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没有改良过大炮，任何一种武器都可以代替。不过话得说清楚，发明十五响的左轮手枪、马刀式短枪或者回旋式卡宾枪的人是得不到重视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大炮发明家总是高人一等、胜人一筹的。

有一天，在大炮俱乐部里，一位最博学的演说家说：“他们受到的尊敬是和他们大炮的‘体积’相称的，是和他们的炮弹达到的‘射程的平方成正比’的！”若再发挥下去的话，就有可能把牛顿的万有引力搬到道德领域中来。

大炮俱乐部成立以后，美国人独具的发明天赋在这方面所能产生的令人惊羨的成果，是可想而知的。武器的体积大得惊人，炮弹飞出了限定的界线，把无辜的行人轰为两段，所有这些都把欧洲的那些寒碜的武器远远地抛在后面了。

formed the nucleus of the “Gun Club.” In a single month after its formation it numbered 1,833 effective members and 30,565 corresponding members.

One condition was imposed as a *sine qua non* upon every candidate for admission into the association, and that was the condition of having designed, or (more or less) perfected a cannon; or, in default of a cannon, at least a firearm of some description. It may, however, be mentioned that mere inventors of revolvers, fire-shooting carbines, and similar small arms, met with little consideration. Artillerists always commanded the chief place of favor.

The estimation, in which these gentlemen were held, according to one of the most scientific exponents of the Gun Club, was “proportional to the masses of their guns, and in the direct ratio of the square of the distances attained by their projectiles.”

The Gun Club once founded, it is easy to conceive the result of the inventive genius of the Americans. Their military weapons attained colossal proportions, and their projectiles, exceeding the prescribed limits, unfortunately occasionally cut in two some unoffending pedestrians. These inventions, in fact, left far in the rear the timid instruments of European artillery.

It is but fair to add that these Yankees, brave as they have ever proved themselves to be, did not confine themselves to theories and formulae, but that they paid heavily, in propria persona, for their inventions. Among them were to be counted officers of all ranks, from lieutenants to generals; military men of every age, from those who were just making their debut in the profession of arms up to those who had grown old in the gun-carriage. Many had found their rest on the field of battle whose names figured in the "Book of Honor" of the Gun Club; and of those who made good their return the greater **proportion** bore the marks of their indisputable valor. Crutches, wooden legs, artificial arms, steelhooks, caoutchouc jaws, silver craniums, platinum noses, were all to be found in the collection; and it

我们经过看下面几个数字，就可以形成一个公正的概念。以前碰到“时运”好，38磅的炮弹才能在300英尺以外，从侧面打倒36匹马和68个人，这是制炮学的幼儿时期。之后，炮弹就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了，以致大炮俱乐部要做一次正式的试验都成了问题。不幸的是，即使马同意了做试验，而人却根本找不到。在这里需要附带说明的是，这些经得起考验的美国人，不单是研究研究公式就算了，而且他们还付出了血的沉重代价。在他们中间从少尉到将军，有的在战争中开始了自己的生活；有的在炮架上直到老死；自然也有很多人长眠战场之上，他们的名字被列入大炮俱乐部的光荣名册。生还的人



大部分都带着毋庸置疑、不容争辩的勇敢的标志：木腿、假臂、拐杖、橡皮牙床骨、代替手的铁钩、白金鼻子、银脑盖骨，可谓样样俱全。皮特凯恩也做过这样的统计：在大炮俱乐部里，平均每4个人还分不到1条完整的胳膊，6个人才能有两条腿。

但是那些勇敢的大炮发明家对此却毫不在乎。当战报上登出了相当于消耗的炮弹十倍的伤亡数目时，他们会感到无比的自豪，在此请勿少见多怪，因为他们有权利这样。

突然有一天，在一个阴沉、凄凉的日子里，作战双方经过多方的谈判终于在停战协议上达成了共识，他们签订和约，爆炸声随之慢慢停止，连臼炮也沉默了，那些罩着炮衣的加农炮和榴弹炮被送回军火库，炮弹堆在工厂里，血淋淋的战争场景也逐渐变得模糊，渐趋消退，最终而被淡忘。在肥沃的田野里，棉花长势非常好，随着丧服、悲哀的消失，大炮俱乐部也就真的无所事事了。

“悲惨”的和平换来制炮学的沉落。随着战争的停歇，制炮学也进入了沉闷的冷冬季节。在

was calculated by the great statistician Pitcairn that throughout the Gun Club there was not quite one arm between four persons and two legs between six.

Nevertheless, these valiant artillerists took no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se little facts, and felt justly proud when the despatches of a battle returned the number of victims at ten-fold the quantity of projectiles expended.

One day, however—sad and melancholy day!—peace was signed between the survivors of the war; the thunder of the guns gradually ceased, the mortars were silent, the howitzers were muzzled for an indefinite period, the cannon, with muzzles depressed, were returned into the arsenal, the shot were repiled, all bloody reminiscences were effaced; the cotton-plants grew luxuriantly in the well-manured fields, all mourning garments were laid aside, together with grief; and the Gun Club was relegated to profound inactivity.

Some few of the more advanced and inveterate theorists set themselves again to work upon calculations regarding the laws of